

學
規
類
編
二





學 規 類 編

(二)

張 伯 行 纂

學規類編卷之八

陳北溪嚴陵講義

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。偕諸廣文先生。領邦之羣賢衆俊。會於學校。謂瀟從游晦庵先生之門。俾講明大義。以開發後進。區區淺陋。辭不獲命。輒吐爲說四篇。一曰道學體統。二曰師友淵源。三曰用工節目。四曰讀書次序。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。願諸同志共切磋之。

道學體統

聖賢所謂道學者。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。甚高難行之事也。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。蓋道原於天命之奧。而實行乎日用之閒。在心而言。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。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。在身而言。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。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。在人事而言。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。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。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。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。凡千條萬緒。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。皆天理自然。流行著見。而非人之所強爲者。自一本而萬殊。而體用一原也。合萬殊而一統。而顯微無閒也。上帝所降之衷。卽降乎此也。生民所秉之彝。卽秉乎此也。以人之所同得乎此。而虛靈不昧。則謂之明德。以人之所共由乎此。而無所不通。則謂之達道。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。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。聖人之所以爲聖。生知安行乎此也。學者之所以爲學。講求

踐履乎此也。謂其君不能。賊其君者也。謂其民不能。賊其民者也。自謂其身不能。自賊者也。操之則存。舍之則亡。迪之則吉。悖之則凶。蓋皎然易知。而坦然易行也。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。別自爲一物。至幽而難窮。甚高而難行也哉。如或外此而他求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。聖賢所不道也。

師友淵源

粵自羲皇作易。首闢渾淪。神農黃帝。相與繼天立極。而宗統之傳。有自來矣。堯舜禹湯文武。更相授受。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。皋陶伊傅周召。又相與輔相。施諸天下。爲文明之治。孔子不得行道之位。乃集羣聖之法。作六經。爲萬世師。而回參伋軻實傳之。上下數千年。無二說也。軻之後。失其傳。天下驚於俗學。蓋千四百餘年。昏昏冥冥。醉生夢死。不自覺也。及我宋之興。明聖相承。太平日久。天地真元之氣復會。於是濂溪先生興。河南二程先生。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。相繼而出。濂溪不由師傳。獨得於天。提綱啓鑰。其妙具在太極一圖。而通書四十章。又以發圖之所未盡。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。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。所謂再闢渾淪。二程親授其旨。又從而光大之。故天理之微。人倫之著。事物之衆。鬼神之幽。與凡造道入德之方。修己治人之術。莫不秩然有條理。備見於易傳遺書。使斯世之英才志士。得以探討服行。而不失其所歸。河洛之間。斯文洋洋。與洙泗竝聞。而知者有朱文公。又卽其微言遺旨。益精明而瑩白之。上以達羣聖之心。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。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。而嗣周程之嫡統。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。學者不欲學聖人。則已。如欲學聖人。而考論師友淵源。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。

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。苟或舍是而他求，則茫無定準，終不得其門而入矣。既不由是門而入，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，萬無是理也。

用工節目

道之浩浩，何處下手？聖門用工節目，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。致者，推之而至其極之謂。致其知者，所以明萬理於心，而使之無所疑也。力者，勉焉而不敢怠之謂。力其行者，所以復萬善於己，而使無不備也。知不致，則真是真非無以辨。其行將何所適從？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，而不自覺者矣。行不力，則雖精義入神，亦徒爲空言，而盛德至善，竟何有於我哉？此大學明明德之功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。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。中庸擇善固執之目，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，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，亦惟在於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而已。無他說也。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。猶之行者，目視足履，動輒相應。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。故知之明，則行愈達；而行之力，則所知又益精矣。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，必以敬爲主。敬者，主一無適之謂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，使之惺惺，乃心之生道。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、徹終始之功也。能敬，則中有涵養，而大本清明。由是而致知，則心與理相涵，而無頑冥之患。由是而力行，則身與事相安，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。雖然，人性均善，均可與適道，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。由其有二病：一則病於安常習故，而不能奮然立志，以求自拔；二則病於偏執私主，而不能豁然虛心，以求實見。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，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，必期如舜而

後已。然後爲能立志。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然後爲能虛其心。既能立志。而不肯自棄。又能虛心。而不敢自是。然後聖門用工節目。循序而進。日日有維新之益。雖升堂入室。惟吾之所欲。而無所阻矣。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。

讀書次第

書所以載道。固不可以不讀。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。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。而不容以躐進。程子曰。大學。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蓋大學者。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。其大要。惟曰明明德。曰新民。曰止於至善。三者而已。於三者之中。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。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。凡八條。大抵規模廣大。而本末不遺。節目詳明。而始終不紊。實羣經之綱領。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。其次則論語二十篇。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。於是而學焉。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。又其次則孟子七篇。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。於是而學焉。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。至於中庸一書。則聖門傳授心法。程子以爲其味無窮。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然其爲言。大槩上達之意多。而下學之意少。非初學者所可驟語。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。然後可以及乎此。而始有以知其皆爲實學。無所疑也。蓋不先諸大學。則無以提挈綱領。而盡論孟之精微。不參諸論孟。則無以發揮蘊奧。而極中庸之歸趣。若不會其極於中庸。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。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。是則欲求道。

者。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。而讀四書之法。毋過求。毋巧鑿。毋旁搜。毋曲引。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。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。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。而理義昭明。胸襟灑落。則在我有權衡尺度。由是而進諸經。與凡讀天下之書。論天下之事。皆莫不冰融凍釋。而輕重長短。截然一定。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。嗚呼。至是而後。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。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。與。

學規類編卷之九

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

程子曰。學也者。使人求於內也。不求於內。而求於外。非聖人之學也。何謂求於外。以文爲主者是也。學也者。使人求於本也。不求於本。而求於末。非聖人之學也。何謂求於末。考詳略。采同異者。是也。是二者。無益於德。君子弗之學也。名數之學。君子學之。而不以爲本也。言語有序。君子知之。而不以爲始也。學莫貴於自得。得非外也。故曰自得。學而不自得。則至老而益衰。自得者。所守不變。自信者。所守不疑。解義理。若一向靠書冊。何由得居之安。資之深。不惟自失。兼亦誤人。古之學者。優游饜飫。有先後次序。今之學者。卻只做一場話說。務高而已。常愛杜元凱語。若江海之浸。膏澤之潤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。然後爲得也。今之學者。往往以游夏爲小。不足學。然游夏一言一事。卻總是實。知之必好之。好之必求之。求之必得之。古人此箇學。是終身事。果能顛沛造次。必於是。豈有不得道理。問如何學。可謂之有得。曰。大凡學問。聞之知之。皆不爲得。得者。須默識心通。學者欲有所得。須是要誠意燭理。上知則穎悟自別。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。凡志於求道者。可謂誠心矣。欲速助長。而不中理。反不誠矣。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。雖得之。必失之。觀天地之化。一息不留。疑於速也。然寒暑之變。極微。曷嘗遽哉。凡人纔學。便須知著力處。既學。便須知得力處。多聞識者。猶廣儲藥物也。知所用爲貴。進學

莫大於致知。養心莫大於理義。古人所養處多。若聲音以養其耳。舞蹈以養其血脈。今人都無。只有箇義理之養。人又不知求。恥不知而不問。終於不知而已。以爲不知而必求之。終能知之矣。學者自治。極於剛則守道愈固。勇於進則遷善愈速。君子莫進於學。莫止於畫。莫病於自足。莫罪於自棄。進而不止。湯武所以反之而聖。學者所見所期。不可不遠且大。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。志大心勞。力小任重。恐終敗事。古之人十五而學。四十而仕。其未仕也。優游養德。無求進之心。故其所學。必至於有成。後世之人。自其爲兒童。從父兄之所教。與其壯長。追逐時習之所尙。莫不汲汲於勢利也。善心何以不喪哉。根本須是先培養。然後可立趨向也。趨向既正。一作立所造有淺深。則由勉與不勉也。守之必嚴。執之必定。少怠而縱之。則存者亡矣。氣質沈靜。於受學爲易。學禮義考制度。必求聖人之意。得其意。則可以沿革矣。今之學者。有三弊。溺於文辭。牽於詁訓。惑於異端。苟無是三者。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。

張子曰。在始學者。得一義須固執。從羸入精也。如孝事親。忠事君。一種是義。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。聞見之善者。謂之學。則可。謂之道。則不可。須是自求己能。尋見義理。則自有旨趣。自得之。則居之安矣。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。譬如農夫。是穠是莠。雖有饑饉。必有豐年。蓋求之則須有所得。發源端本處。既不誤。則義可以自求。爲學所急。在於正心求益。若求之不已。無有不獲。惟勉勉不忘爲要耳。學之不勤者。正猶七年之病。不蓄三年之艾。今之於學。加功數年。自是享之無窮。人多是恥於問人。假使今

日問於人。明日勝於人。有何不可。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、長弘、鄒子、賓牟賈。有甚不得。聚天下衆人之善者。是聖人也。豈有得其一端。而便勝於聖人也。義理有疑。一作疑則濯去舊見。以來一作求新意。心中苟有所開。即便割記。不思則還塞之矣。更須得朋友之助。一日閒朋友論著。則一日閒意思差別。須日日如此。講論久則自覺進也。慕學之始。猶聞都會紛華盛麗。未見其美。而知其有美不疑。步步進則漸到。畫則自棄也。觀書解大義。非閒也。必以了悟爲閒。人之好強者。以其所知少也。所知多。則不自強。滿學然後知不足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此顏子之所以進也。變化氣質。孟子曰。居移氣。養移體。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。居仁由義。自然心和而體正。更要約時。但拂去舊日所爲。使動作皆中禮。則氣質自然全好。禮曰。心廣體胖。心既弘廣。則自然舒泰而樂也。若心但能弘廣。不謹敬。則不立。若但能謹敬。而心不弘廣。則入於隘。須寬而敬。大抵有諸中者。必形諸外。故君子心和則氣和。心正則氣正。其始也固亦須矜持。古之爲冠者。以重其首。爲履者以重其足。至於盤盂几杖爲銘。皆所以慎戒之。有志於學者。都更不論氣之美惡。只看志如何。匹夫不可奪志也。惟患學者不能堅勇。多求新意。以開昏蒙。吾學不振。非強有力者。不能自奮。惟信篤持謹。何患不至。書多閱而好忘者。只爲理未精耳。理精。則須記了無去處也。仲尼一以貫之。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。學者但養心識明靜。自然可見。

上蔡謝氏曰。人須先立志。志立則有根本。譬如樹木。須先有箇根本。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。若無根本。又培養箇甚。

龜山楊氏曰。六經之義。驗之於心而然。施之於行事而順。然後爲得。驗之於心而不然。施之於行事而不順。則非所謂經義。今之治經者。爲無用之文。傲幸科第而已。果何益哉。學者必以孔孟爲師。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。亦末矣。易曰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以蓄其德。孟子曰。博學而詳說之。將以反說約也。世之學者。欲以雕繪組織爲工。誇多鬪靡。以資見聞而已。故摭其華。不茹其實。未嘗蓄德而反約也。彼亦焉用學爲哉。古之學者。以聖人爲師。其學有不至。故其德有差焉。人見聖人之難爲也。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。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。夫聖人固未易至。若舍聖人而學。是將何所取則乎。以聖人爲師。猶學射而立的。然的立於彼。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。若其中不中。則在人而已。不立之的。以何爲準。學者當有所疑。乃能進德。然亦須著力深。方有疑。今之士。讀書爲學。蓋自以爲無可疑者。故其學莫能相尙。如孔子門人所疑。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。子貢問政。子曰。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子貢疑所可去。答之以去兵。於食與信。猶有疑焉。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。若今之人問政。答之足食與兵。何疑之有。樊遲問仁。子曰。愛人。問知。子曰。知人。是蓋甚明白。而遲猶曰未達。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教之。由是而行之。於知之道。不其庶矣乎。然遲退而見子夏。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。於是又得舜舉皋陶。湯舉伊尹之事爲證。故仁知兼盡其說。如使今之學者。方得其初問之答。便不復疑矣。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。今人不知疑也。學何以進。

和靖尹氏曰。凡學問切忌閒斷。便不是學。一日暴之。十日寒之。奚可哉。學問不可有私心。私心。人欲也。

人欲去天理還。問如何仕而優則學。曰學豈有休時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。荀子曰學至死乃已。是也。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。學雖多而心不治。安以學爲。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。信乎。曰何啻其然也。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。況五十乎。夫道如山也。愈升而愈高。如路也。愈行而愈遠。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。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。

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。守欲約不欲陋。雜似博。陋似約。學者不可不察也。人之生也。良知良能。根於天。拘於己。汨於事。誘於物。故無所不用學也。學必習。習必熟。熟則久久則天。天則神。天則不慮而行。神則不期而應。學道者正如學射。纔持弓矢。必先知的。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。若射者不求知的。不求中的。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。列聖諸經。千言萬語。必有大體。必有要妙。人自少而有志。尙恐奪於世念。日月蹉跎。終身不見也。若志不在於的。苟欲玩其辭而已。是謂口耳之學。曾何足云。夫滯情於章句之末。固遠勝於博弈戲豫者矣。特以一斑自喜。何其小也。何不志於大體。以求要妙乎。如游山必上東岱。至於絕頂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。卷阿大澤。悉來獻狀。豈不偉歟。修身以寡欲爲要。行己以恭儉爲先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一也。

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。然後氣味深長。踐徑不差。若槩以理一。而不察乎其分之殊。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。而不自知也。學問之道。不在多言。但默坐澄心。體認天理。若真有所見。雖一毫私欲之發。亦退聽矣。久久用力於此。庶幾漸明。講學始有力耳。學者之病。在於未見灑然冰釋凍

解處縱有力持守。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。若此者。恐未足道也。

朱子曰。聖門日用工夫。甚覺淺近。然推之理。無有不包。無有不貫。及其充廣。可與天地同其廣大。故爲聖

爲賢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只此一理而已。常人之學。多是偏於一理。主於一說。故不見四傍。以起爭辯。聖

人則中正和平。無所偏倚。聖賢所說工夫。都只一般。只是一箇擇善固執。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。孟

子則說明善誠身。只是隨他地頭。所說不同。下得字來。各自精細。其實工夫。只是一般。須是盡知其所

以不同。方知其所謂同也。爲學切須收斂端嚴。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。自然有所得。世俗之學。所以

與聖賢不同者。亦不難見。聖賢直是真箇去做。說正心直要心正。說誠意直要意誠。修身齊家。皆非空

言。今之學者。說正心。但將正心吟詠一晌。說誠意。又將誠意吟詠一晌。說修身。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

處。諷誦而已。或掇拾言語。綴緝時文。如此爲學。卻於自家身上。有何交涉。這裏須用著意理會。今之朋

友。固有樂聞聖賢之學。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。無他。只是志不立爾。學者大要立志。纔學便要做聖

人是也。今人做工夫。不肯便下手。皆是要等待。如今日早閒有事。午閒無事。則午閒便可下手。午閒

有事。晚閒便可下手。卻須要待明日。今月若尙有數日。必直待後月。今年尙有數月。不做工夫。必曰今

年歲月無幾。直須來年。如此何緣長進。凡人便是生知之資。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。方得。蓋道理

縝密。去那裏捉摸。若不下工夫。如何會了得。大抵爲學。雖有聰明之資。必須做遲鈍工夫。始得。既是

遲鈍之資。卻做聰明底樣工夫。如何得。人多言爲事所奪。有妨講學。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。遇

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。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。兵法一言甚佳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。人謂齊人弱。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。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。乃始得勝。學者若有絲毫氣在。必須進力。除非無了此氣。只口不會說話。方可休也。爲學極要求把箇處著力。到工夫要斷絕處。又更增工夫。著力不放令倒。方是向進處。爲學正如撐上水船。方平穩處。儘行不妨。及到灘脊急流之中。舟人來這上一篙。不可放緩。直須著力撐上。不得一步不緊。放退一步。則此船不得上矣。學者理會道理。當深沈潛思。又曰。讀書如煉丹。初時烈火鍛熬。然後漸漸慢火養。又如煮物。初時烈火。煮了卻須慢火養。讀書初勤敏著力。子細窮究。後來卻須緩緩溫尋。反復玩味。道理自出。又不得貪多欲速。直須要熟。工夫自熟中出。人氣須是剛。方做事。如天地之氣剛。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。人氣之剛。其本相亦如此。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。便退轉去。如何做得事。進取得失之念放輕。卻將聖賢格言處。研窮考究。若悠悠地似做不做。如捕風捉影。有甚長進。今日是這箇人。明日也是這箇人。爲學須是切實爲己。則安靜篤實。承載得許多道理。若輕揚淺露。如何探討得道理。縱使探討得說得去。也承載不住。入道之門。是將自家身己。入那道理中去。漸漸相親。久之與己爲一。而今人道理在這裏。自家身在外面。全不會相干涉。或問爲學。曰。今人將作箇大底事。說不切己了。全無益。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。接取許多枝蔓。只見遠了。只見無益於己。聖賢千言萬語。儘自多了。前輩說得分曉了。如何不切己去理會。如今看文字。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。看他所說如何。聖賢言語如何。將己來聽命於他。切己思

量體察。就日用常行中。著衣喫飯。事親從兄。盡是問學。若是不切己。只是說話。今人只憑一己私意。瞥見些子說話。便立箇主張。硬要去說。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。如何會有益。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。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。做弄如人喫飯。方知滋味。如不曾喫。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。濟人濟己。都不得。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。曰。不過是切己便的當。此事自有大綱。亦有節目。嘗存大綱在我。至於節目之間。無非此理。體認省察。一毫不可放過。理明學至。件件是自家物事。然亦須各有倫序。問如何是倫序。曰。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。此一件爲大。此一件爲小。隨人所爲。先其易者。闕其難者。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。且如讀書。二禮春秋。有制度之難明。本末之難見。且放下。未要理會。亦得。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。又如詩之名數。書之盤詰。恐難理會。且先讀典謨之書。雅頌之詩。何嘗一言一句。不說道理。何嘗深潛諦玩。無有滋味。只是人不曾子細看。若子細看。裏面有多少倫序。須是子細參研方得。此便是格物窮理。如遇事亦然。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。只是人討不出。只隨事衰將去。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。亦緣鹵莽了。所以如此。聖賢言語。何曾誤天下後世。人自學不至耳。須是在己見得。只是欠闕。他人見之。卻有長進。方可。博學。謂天地萬物之理。修己治人之方。皆所當學。然亦各有次序。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。不可雜而無統也。今之學者。多好說得高。不喜平。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。譬如登山。人多要至高處。不知自低處。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。於顯處平易處見得。則幽微底自在裏許。學者須是直前做去。莫起計獲之心。如今說底。恰似畫卦影一般。吉凶未應時。

一場鶻突。知他是如何。到應後。方知元來是如此。學須是熟。熟時一喚便醒。若是不熟時。須著旋思索。到思索得來。意思已不如初了。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。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。其說甚好。學者若有本領。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。須易曉。讀也須易記。學問須嚴密理會。銖分毫析。又曰。愈細密。愈廣大。愈謹確。愈高明。開闊中又著細密。寬緩中又著謹嚴。如其窄狹。則當涵泳廣大氣象。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。學者須養教氣。宇開闊弘毅。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。膠膠擾擾之時少。方好。易曰。學以聚之。問以辨之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語曰。執德不弘。信道不篤。焉能爲有。焉能爲亡。學問之後。斷以寬居。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。人之爲心。不可促迫也。人心須令著得一善。又著一善。善之來無窮。而吾心受之有餘。地方好。若只著得一善。第二般來。又未便容得。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。世間萬事。須臾變滅。皆不足置胷中。惟有窮理修身。爲究竟法耳。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。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。若乃身外榮辱休戚。當一切聽命而已。爲學之道。更無他法。但能熟讀精思。久久自有見處。尊所聞。行所知。則久久自有至處。書不記。熟讀可記。義不精。細思可精。惟有志不立。直是無著力處。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。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。皆是志不立之病。直須反復思量。究見病痛起處。勇猛奮躍。不復作此等人。一躍躍出。見得聖賢所說。千言萬語。都無一字不是實語。方始立得此志。就此積糸工夫。迤邐向上去。大有事在。爲學當以存主爲先。而致知力行。亦不可以偏廢。縱使已有一長。未可遽視以輕彼。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。況其有無之實。又